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十一回 懷六甲私情敗露 因羞憤激損連枝

月姑在牀上聽得明明白白，即立起身來說道：「我見表叔為人正經，哪知如禽獸一般，把我姑娘誹謗，欺人太甚！嫂嫂，你今既然甘休，我做姑娘的今日活不成了。與滄海拚這一命罷。」安人一發著急道：「女兒，雖然表叔胡亂說的，女兒看我分上，不要與他計較罷。」

月姑道：「你說得倒好。女兒端端的坐在房中，怎麼請表叔來把脈，說下此無根無枝的話？豈不急殺了人！叫我一生怎有面目見人？」

安人只好勸住月姑樹春。只見小桃假做慌張，氣喘吁吁，走至書房，見沈員外正與何滄海對酌，即大聲說：「不好了！何相公，快快打點逃走，方保得性命。」

何滄海不知緣故，心中大驚，員外忙問說：「何事如此慌忙？」

小桃便把何滄海說小姐是假的，姑娘身懷六甲，安人向二位小姐說知，二位小姐聞得此言，一時性如烈火，執了壁上寶劍，一直要與何表叔拚命。安人正在那裡勸的不住，我家小姐說，若還道他是男人打扮的，可傳齊了四鄰八社，脫下小衣，看個明白。月姑說要把寶劍剖開肚子與諸人觀盾，若有懷孕血結便罷，若然無者，人命關天，未知何表叔如何主張？安人嚇得呆了，所以差丫頭來報知。員外驚得失色，向何滄海道：「賢弟如今弄出事來，張金定與女兒二人性子原是不好，如今冤枉了她們二人，免不得又要賭氣。」

何滄海手腳忙亂，立起身來，把手一拱道：「弟與哥哥日後再會了。」

員外問道：「賢弟要往哪裡去？」

何滄海道：「弟暫別回家。」

員外道：「既如此，且慢些，盤纏行李，也不曾拿。」

何滄海也不回頭，一溜煙竟自出門而去。因聽小桃之言，心中懼怕，故不及收拾行李盤纏，一頭走，一頭想道：「我看張金定宛似男子模樣，月姑娘確實有孕在身，他不聽我之話，反來怪我多言，此時且要見個明白。」

即時連夜回家而去。再說員外當下向小桃說：「你去勸二位小姐，道原來是何相公多嘴，如今他已去了，丟開便了，不要吵鬧。被人知道，把作笑談。又說我還不肯全信的，男人怎生扮得女人？」

正在說得，忽見安人同了姑嫂二人一齊而來，員外連忙向樹春道：「媳婦，天色已晚了，出來何干？」

又對月姑道：「女兒，你身體不健，還不回房去靜養才是。」

樹春道：「公公，媳婦是男扮女妝，故此來與他辨看，如今表叔哪裡去了？」

月姑亦說道：「爹爹，女兒不肖已經懷胎，所以今日出來請問表叔懷胎幾個月了。」

員外忙陪下笑臉把手亂搖道：「媳婦，女兒，表叔這些言語，都是放屁的話，他已自覺無顏，行李也不曾拿，盤纏也不曾帶，連夜走了。你二人不必怒氣，看我之面，萬事丟開，休要生嗔。小桃快些服侍二位小姐回房中去罷。」

小桃即向樹春月姑二人道：「那個老烏龜已走了，員外安人如此相勸，裡面去罷。」

樹春方才同小姐回房。小桃將房門閉好笑道：「小姐，真正好笑，那何滄海正在書房同員外吃酒，我走進去說了此話，他驚得面如土色，一直就走。連酒也顧不得吃了！行李鋪蓋也不及帶了。」

樹春暗暗歡喜，月姑道：「雖然表叔逃走，那時你我在房中，終非久長之計，幾乎弄出禍來。為今之計，莫若暫時分開，方能保得無事。」

樹春道：「小生若要回去，總得姊丈那邊前來相接，怎好自己主張回去？」

小桃說：「你在此干係非小，真不妥當，待我明日到家，說大爺意念回家，幾次欲歸，猶如雲山陰隔一般，不敢自專。張相公聽了，必然放轎子抬大爺回家。」

月姑道：「此計果妙，你若回去，相公大娘跟前，須要把此事包攬，不可洩漏。」

小桃應說曉得，此夜閒文休提。再說張永林那日回家，曉得樹春改扮代嫁之事，日日在家與柳氏賭氣，只待打點接樹春回來；恰好小桃走入中堂，見過柳大娘，說：「大爺吩咐沈相公病已好了，他在沈家，行坐甚不安穩，時刻防備，恐怕露出機關的事來。故此差我來與大娘說知，快些打點接大爺回來。」

柳大娘應道：「正要打點接他回來，快些接回，也免得我日日賭氣。」

那小桃說罷，即上樓房來見張金定，金定便問樹春去沈家怎樣根由。小桃便把月姑與他二人暗裡偷情之事，一一說明。如今被他表叔何滄海看出破綻，大爺恐露出機關，所以打發我前來與大娘說明，快些打點接他回來。張金定聽了小桃一番言語，心下想道：「可笑這冤家老了面皮，今日弄出這樣事來。未知日後如何了賬？我為他一人故此不到沈家，哪曉月妹倒先成了事，奴家還是半邊之人，不知何日何時，得與柳郎同偕良緣，才慰夙願？」

按下金定懸想，先言柳興為樹春易妝打扮去沈家沖喜，他放心不下，只是怨著東人，時常各處打聽，恐怕惹出事來。今日聞小桃回來，心中卻有幾分快活。這丫頭別時難以見面，少停若出來，待我與她相見一番，便在外廳張頭等候。那小桃在金定房中，說了幾句閒話出來。柳大娘留住吃了午飯，然後說道：「你若去悄悄與大爺說，叫他且自放心，明日先到媒人處說知，再擇了吉日，便去接他回來。」

小桃答應，辭別大娘出來。正值著柳興叫道：「小桃姐，且慢去，我家大爺好麼？哪時才要回來？」

小桃應說：「不多幾天就回來了。」

柳興又道：「小桃姐，你曉得我一個心事麼？自從華府內見你兩雙好白腿，害我眠思夢想，時刻在心！難以相會。今朝書房裡面，無一個人在那裡，我和你私情完了，免我日夜思想，愁斷心腸。」

小桃唾道：「你還會說風流的話，那日若沉殺在南河裡，不知魂魄如今哪裡去了！快些放手，我要與大爺說話。」

柳興才放了手。小桃一路而來，聽見街坊之人說道：「花少爺在花家莊搭了一座擂台，半天高的，左右排列刀槍劍戟，兩個教師叫做宋文賓、宋文采，我們這裡哪有英雄好漢與他比拳。」

小桃聞言暗想道：「又是那兩個狗才兄弟，搭下此座擂台，待我與大爺說知，把這兩個強人打殺了。」

不覺到了沈家，先將柳大娘的話與樹春、月姑說明，然後把宋家兄弟搭下擂台，亦說一遍。月姑聽了小桃說柳大娘不日要接樹春回去，滿心愁悶。若要留住，又恐機關敗露，心中又是難捨分離。即向樹春道：「哥哥，我和你私相苟且，情意綢繆。今日事真出無奈，各要分別一方，奴家望你速央媒人與父母說合此親，況我腹中有了身孕，倘被人知道，如何是好！若能擺佈早些完了花燭，那時方保無事。」

樹春道：「賢妹，且自寬心忍耐，小生不是無情之輩。此事我緊記在身，斷不能連累於你。」

再說張永林那日備了禮物，央了媒人卞文加到沈家說明要接妹子回家。沈員外邊也備了福物送媳婦回家，月姑愁腸百結，悲傷慘苦，千言萬語囑咐樹春：「切不可拋棄奴家，以殘花敗柳看視，使奴家有白頭之歎。」

樹春道：「小姐只管放心，小生非比王魁百里之輩，此去自然上稟高堂，央媒撮合。那時鵲橋重會，不致有誤小姐青春年少。」

」忽聽外邊報說轎子到了，兩人含淚，難分難解。正是：意合情偏切，情深別更難；丈夫當此際，未免淚珠彈。樹春只得入內拜別了員外安人上轎，小桃跟隨而來，到了張家，進入中堂。柳大娘看見笑個不住道：「賢弟真厚的臉，虧你慣穿得許久的女衣服。」

樹春道：「可笑沈家一眾瞎子眼睛，全然看辨不出，還是那月姑聰明至極。」

柳大娘聽些話著驚道：「不好了！你被月姑看出，既然她無甚言語，必定你二人私相授受，弄出什麼沒正經的事來。」

樹春道：「姐姐，並無弄出什麼事來。」

柳大娘還要辨問，恰好張永林入內，柳大娘即住了口。永林見樹春，又好氣又好笑道：「此時還說什麼閒話，快些換下衣裳出來罷。」

樹春即換了衣裳，同永林來至書房。柳興一見怒道：「男子漢虧你不識羞恥，敢做下此沒臉之事。太太在家，不知怎樣待望，快快收拾回家去罷。」

樹春道：「且慢，聞說花府在花家莊搭了一座擂台，我要與他見一個高低。」

張永林勸道：「花家今日搭此擂台，實是要與舅兄尋氣，故此擂台上掛下一聯，寫著拳打杭州柳樹春，腳踢嘉興八美人。我想起來，宋家兄弟前番大鬧三山館，被樹春打壞宋文賓，南河裡觀龍舟，又被眾姊妹打入水裡逃生。他無非記恨在心，設下擂台要報此仇。舅兄切須仔細，不可誤中奸計，自送性命。」

樹春道：「姊丈說哪裡話來？既然他們有心尋我，我若不去，只道小弟懼怯了。不打此座擂台，非算為男子英雄。待我打過了擂台，然後回家。」

永林道：「舅兄既是執意要去，我也勸你不祝還是先寫下家書，打發柳興先回，安頓令堂，免她懷念心頭為是。」

樹春道：「姊丈之言，敢不從命。」

即寫下家書，打發柳興回去。此話暫且按下。再說張金定只因日夜想的樹春一人，懨懨難起，一時得病在牀。小桃報與大娘知道。大娘即與永林說知，延醫診視，服藥無效。柳大娘心下疑惑，我想姑娘此病，有些蹊蹺。她前日不肯到沈家沖喜，今日得此病，猶如心病一般，所以服藥不靈，或者有什麼外情牽掛在心！又是看她平日為人正經，亦從不會有什麼影響動靜，未知此病因何而起？一腹狐疑，只是摸不著頭腦。那樹春在書房聞知金定得病，心中著急，代為各處訪了名醫，請來與之調治，亦無見效；恨不得上樓一望。是日柳大娘正在金定房中陪伴，只見金定合的眼略翻一下，睡語糊塗，聽不甚明。柳大娘側耳細聽，說一聲：「冤家柳樹春。」

柳大娘心下猜疑道：「是了，必定與我弟兩下留情，害成相思是實。」

即近前勸道：「姑娘可曉得公婆在日，攀下沈家相對親事，自古道一馬一鞍，一夫一婦，姑娘把心事放下，怎好處分此情。」

又不好與夫君知道，待我探問小桃便知。即走至房外叫小桃道：「我要問你，小姐此病，因何而起？你必然知其根由心事，可與我說個明白。」

小桃應道：「大娘說笑話，凡人俱有疾病，怎保無事。小姐得病，丫環哪裡曉得其中緣故？」

柳大娘說道：「我問你此話，卻也有因。小姐方才夢寐之間，叫一聲冤家柳樹春。我想起來，莫非與我弟有什麼關情之處？你陪伴多時，必然知道，故此問你。」

小桃道：「日間大爺也不曾進去，就是小姐也不曾出來，有什麼關情之處？小姐乃是病中之人，說話難以憑信。睡語朦朧，哪裡認得真！」

柳大娘道：「小桃，據你說來，小姐沒有什麼事情，以我看來，還是個丫環不曉得。」

小桃道：「大娘心下動疑，可去問大爺，便知明白了。」

柳大娘聞小桃之言，即時下樓竟向書房而來，悄悄立在窗前張看。只見樹春把一幅八美圖放在桌上觀看，自言自語，哈哈的笑，用手一個個數起來說道：「這一位華愛珠，一位柴素貞，這二位田素日、田素月，這一位是張，」頓住了口。登時愁容滿面，長歎一聲道：「你為何也在畫圖之上？怎的無言無語，只管看我？」

柳大娘聽了張字之下，並無言語，停了一會兒，又聽見一句，你在畫圖之上，無言無語，只管看我，心下想道：「這張字之下，必然是金定名字了，原來這書呆心中留戀姑娘，待我再聽他說出什麼話來。」